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八

左編

夷類

女真

康王構在濟州張邦昌遣謝克家勸進元祐皇帝命
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
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
轅之鬻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
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
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請軍門言州

奎文更佳

漢

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卽帝位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趣應天府五月庚寅朔遂卽位于府治改元大赦張邦昌及應子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益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三年御管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帝畏其威以爲御管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州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

狀

立以豫伏
見金人柱
處便可取
而代其請

若備他盜者使背甲而來因召瓊浚及劉光世赴都
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取
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寺置
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
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圍城中附金道二帝北狩
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
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
皆流嶺南四年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
論之曰候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
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

已捷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
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
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
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議遂定
捷懶以聞于是立豫爲齊帝奉金正朔豫卽位都大
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于豫而
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是年張浚兵敗於富
平紹興元年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
豫劉豫徙居汴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宮兩京擬墓發
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四年劉豫使其子麟以

金兵入寇五年金主吳乞買死。凡孫亶立。上皇卒于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洪皓在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六年何鮮還。白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謚顯肅。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詔以王倫爲奉迎梓宮使。陸辭。帝命謂捷。愼曰。河南之地。上國旣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劉豫。兵敗蕪塘。金人欲廢豫。又

可立可變

爲岳飛所問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命
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
河議事至兀朮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
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過豫出見囚于金明池翌
日宣詔廢之置行臺尚書省于汴豫求哀于二帥撻
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今
汝廢無一人憐之何不自責豫詔塞王倫至入對言
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復遣倫
奉迎梓宮于金八年王倫偕金使來倫至會寧請以
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

即欺小兒

倫然

留守訛魯觀阿懶折之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控懶訛
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
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來議事帝命吏部侍
郎魏劼館伴之因備論敵情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
料敵檜以誠待敵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趙
鼎奏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
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倫復
如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許
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知平江府向子諲上言和
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

情何甚不
與剛使與

金人一手

一心一口

何至未見

史家無遺

至此

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太
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勾龍如淵謂檜曰但
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
舉諒陰三年事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以書
納禁中加參通古人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九年命王倫
交割地界倫至汰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時又以
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
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秦陵至暴
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王倫如金金
人執之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秘之十年春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爲司農丞與監
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爲
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檜
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
使五月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
郡詔吳玠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玠敗金人于風扶
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東京副守劉錡大敗金人于
順昌兀朮走汴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遣使諭岳
飛班師岳飛收復河南諸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張
浚使王德復宿州岳飛擊走兀朮于鄆城追至朱仙

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十一年正月元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浚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楊沂中劉錡敗兀朮于柘臯遂復廬州三月張浚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陷濠州浚使沂中救之敗績岳飛帥兵掠濠州不及還次舒州兀朮渡淮北去以韓世忠張浚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莫將還自金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爲金國衆議使秦檜矯下沂飛于大理獄韓世忠罷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

奉表稱臣。千金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十二年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微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取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不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遂遣鑄還。許歸微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金使人以袞冕來。開帝。金人歸微宗。鄭后。邢后之喪。喪至。帝易總服。奉安龍德宮。太后韋氏至自金。后初聞金人許還三

寇特官還太后位有功世中回必不易

梓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十四年，金欲以王倫爲平州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爲益力，金杖其使，俾繼殺之。十六年，金劉豫死，金主亶自卽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后裴滿氏、執政金主欲立繼嗣，爲后所制，因縱酒自遣，醜怒，手刃侍臣。至是，晏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等十餘人。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

蒙古通蒙古，益疆兀術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册其酋熬羅孛極烈爲蒙古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於是蒙古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與，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事，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相，進平章務，攬持權柄，引裕爲兵部侍郎，十二月，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典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鹿馬，賜之後，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典國而奪回賜物，亮疑畏愈甚，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

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劉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益。甚。冬十月，金宰相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訢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亮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于阿剌剌。亮曰：阿剌剌屬疏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護衛將

軍特思疑之，以告斐滿后。后白金王、金王怒，召辨杖之。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金王第止有常勝查剌亮，乘此構常勝查剌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王積怒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卵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護軍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及幹木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亮度與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與國給事寢殿夜當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與國以鑰符啓門，亮與

妹壻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
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壻
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
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
夜與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
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
與衣秉德遂與郡臣奉亮卽位初亮在熙宗世見太
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卽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
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卽勸進街之將盡誅焉
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

里左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寺胡里甲擊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解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金主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斜也子宇吉及其族數百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奸修飾亦族之。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覡爲全國。

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
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三月金主稍習經史慕中
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
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
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等訓諸路夫匠築燕京宮
室金主亮納其叔毋阿懶及宗婦四人於宮崇義節
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
許以爲后定哥初不忍亮詠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
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卽納之官中封貴妃太愛
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歿又使秘書監完顏文由其妻

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賜補出其妻蒲察又察
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三
月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以燕列國之名不
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
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
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二十四年金蕭裕
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金汴
京火金主因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爲
南京留守經畫之旣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
殺長寧秋宋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

並致化。是夕檜歿。二十六年。靖康帝卒于金。二十八年七月。金以李通叅知政事。金秘書少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王。若能一之。乃爲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瓌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及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馬欽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與興兵南侵。九月。宋以王剛中爲四

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
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器
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
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
遂有是命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如汴京營
建官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
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
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二十
九年金正隆四年五月宋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
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

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
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陳二也道夫還具奏之湯思退
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
張浚忌之貶知縣州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
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湯
思退等皆賀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
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
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傅上旨曰今日
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
侍都知省張去大本陰沮用兵且建退避策中外妄傳

幸圍蜀人情洶洶朱侉無一語康伯奏曰今敵敗盟
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
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
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拱
玠之子也五月金主亮嘗密陰畫工於奉使中俾寫
臨安湖山以館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
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帝始聞淵聖崩
據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
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令如西北路盡僉契丹
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卽近降國世世征伐相與警

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孛等盡起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孛，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郡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謀歸於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撒八既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剌窩斡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元帥，擁

後金紀

衆東遷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因公烏
祿使移刺札八招之窩幹已約降札八見窩幹兵衆
彊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於是窩幹決
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金主亮遷都於汴
七月金大括馬於諸路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
軍在西者給東軍相交往來晝夜絡繹不絕以者狼
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
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在貯糧米以備大
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
爲請金主亮曰北方北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

野廐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賊盜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郡臣不敢言。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三十餘人。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補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

人向諸門城外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卽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崩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獨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

伏發賊大敗殺鎮國賊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
東之民咸欲求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
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人圍之久不下砦首勝疑
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
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
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
突四擊金陣開復鬪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刃刃出圍
金兵追之馬中矢蹄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
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然禱而雨驟
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虜度其必復攻海州因圍

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金主亮欲大舉入寇。其嫡母徒單后諫不聽。弒之。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敢有諫者。遂分諸路兵爲三十二軍。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羶帳相望。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嶽。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騰。千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

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卽馳至
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
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
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郤之璘遣別將彭青至
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
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旣退剛中倍道馳還十月
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
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適
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
之勝還守北關金兵勝登闕門張樂飲酒犒軍

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進。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欲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灰傷。乃拔砦走。劉錡兵至揚州，建大軍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擅畏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

西權不從銜節制聞金兵大至卽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銜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吳扯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帝聞王權敗召陽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就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上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

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朱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滌水澗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煑死人膏爲油用之李寶旣解海州之圍遂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曰神風自拖樓中來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船中使不知王師奔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

波騰躍敵大驚擊石舉帆帆背油纒彌直數里風浪
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
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
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
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手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
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
晝夜不滅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
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王佐等拒之于皂
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
既入張弩賊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

此不可
明白
之

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時劉錡病甚求
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沆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
橫以八千固守詔營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
之地金人攻瓜洲沆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
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為不
可義問彊之沆請出戰錡不從沆拜家廟而行金人
以重兵逼瓜洲沆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右
軍統制王方夙之橫沆僅以身免錡問沆敗因憤悶
病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越建康市人皆譁罵之葉
義問命虞允文往撫師允文大敗金人于采石

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于揚州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蒲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特東京遼陽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

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善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其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卽位，大赦改元大定，更名雍下。詔暴楊亮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朶爲帝，廟號曰睿宗。亮又令軍入運鴉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必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元宜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遠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黎明

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
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待
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
以中箭仆地延安少尹魯補先刃之收其妃嬪及李
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三十二
年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
使且告卽位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金高忠建至
安議遣使報聘工部侍郎張闢請嚴遣使之命正敵
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
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舍人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

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樣。宮太后雖屈已。早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迺執不可。金領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適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圍堰。金軍不能進。連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奔。勝率衆鏖戰。殺數千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圍數重。

勝與郭蔚分城備禦，或獨出援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旣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略陣中流矢，歿。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歿。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歿者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罷三招討使，以李顯忠、主管符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拱主管待衛步軍司、顯忠、陰結、金都統制蕭椅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旣通，則鄰廷一路熟知。

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
東會詔罷兵乃止帝降手札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
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
許遂卽位班述上皇卽駕之德壽宮虞允文浩上言
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玆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
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
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
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
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
之明年允文人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

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孝宗
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
鄧商州之地及歲幣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
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四月帝銳意恢
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問史浩浩不可
秋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
渡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
靈淮三省樞密院不預開會顯忠宏淵亦獻擒虹縣
壁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
淵宏淵出湖州趨虹縣五月史浩免省中忽得邵宏

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侍御史王十朋論
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李顯忠自濠
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錡用拐子馬來拒顯
忠與之力戰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
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
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
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
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錡復降于
顯忠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李顯忠邵
宏淵之師潰于符離七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紇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
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卽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
帝以付張浚浚言金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
湯思退急于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
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工部侍郎張翮獨曰彼
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詐帝
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
持報書如金師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
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

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十一月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遣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大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除名竄彬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棗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

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寢陵然後與庶爲有名金議未決而王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吳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今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吳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撫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

平後可
其所欲
呼天子人

可與和湯思退怒曰宗社大事豈同戲劇意帝遂定
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
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
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
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
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旣失如水之覆
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
憂之不聽四月罷張浚判福州八月少師保信節度
使魏公張浚卒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
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

二十萬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葉城遁時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能

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上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州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捨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湯思退以罪竄永州乾道二年魏杞至金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

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
金主許捐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
卒成敵國禮。而還。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
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抃遠抵穎濱。得
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
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
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亾之不遣。可使歸正之七咸
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
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三年吳璘卒。五

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顏頤之忠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才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二年初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

其相在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三十餘年，欲圖夏國，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麗廢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曰：「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

受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館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播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

至若未歸之旅，觀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從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於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杅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杅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起，杅曰：『金人之事，雖臣未知，境內之事，亦知之矣。』」帝曰：「何也？」杅曰：「臣竊見比年諸路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杅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

明

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政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舉，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帝深納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十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暉而自立。皓，暉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祭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

詳問。皓復取覲表言。父遺訓。傳位於皓。金主乃封之。
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雄請制局議恢復。帝
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靈寢及更
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金主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
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
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
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
汝。如遼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
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
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

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於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
父。安有忘報于子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淳熙二
年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
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
餘人。令編修官溫勉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四
年金大定十七年正月。高麗致貢於金。高麗遣使謝
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
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
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十四年以上皇崩。遣韋璞
如金告哀。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物于金。金主以其

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官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

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世宗謂宰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

他事陽不與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已徃徃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乃明驗也張汝霖爲御史大夫時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官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官掖之私撓法邪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

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
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
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旣嘗語卿百官當
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
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旣經
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政有異
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
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謂方今孝
弟廉耻道軼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
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秉

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污。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耻所以喪也。若諭所司察舉官吏。必審鎮僞。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覬覦。非道求進者。加之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耻可興矣。又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封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

此本末當
不是但能
謂非其人

材歟寧宗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金爲北鄙
阻韓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倉空匱國勢日
弱有勸韓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
復之議遂起下詔伐金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
褒信頴上虹縣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
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
要盟腴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
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鶩
治行李之繼遣復媢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
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

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以丘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人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爲吳同使

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許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金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囚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金人陷真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紇石烈子仁陷徐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

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撤驀關之戍。金人由板關谷達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且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幙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揚駭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

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丘宥遣使如金，軍議和。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論宥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宥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宥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宥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以方信孺

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信孺自蕭山丞召赴都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于獄露办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信孺辯對不少屈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

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五不敢言固問之徐曰欲得大帥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官臨江軍居住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梟侂胄罪惡于中外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杖受之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金主承濟嗣位有

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

敘故主也

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
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卽乘馬北
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
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
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四年夏四月
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
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嫌
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
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

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
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獮以進金主始恐釋
質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
許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逝金西
北諸州皆降蒙古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收績于會河
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
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
緒及其尚書左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爲亂兵所
殺金亡

八編類纂卷之二

左編

夷類

蒙古上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秀子也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爲部居烏桓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遼金而摠隸于韃靼至也速皆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

以鐵木真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泰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去泰赤烏族照烈部與帝鐵木真所居相近鐵木真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屬鐵木真固邀與宿明日再合圍鐵木真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得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鐵木真太子平照烈之長玉曆時爲泰赤烏所虐不能堪遂與苔海苔魯領所部來歸將殺泰赤烏以自效鐵

木真曰我方熟寐幸汝覺我自今車轍人跡之塗常
盡奪以與汝矣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
鐵木真自幹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
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
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
部議伐乃蠻乃蠻大陽罕可汗與諸部合兵勢頗盛
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大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
以強盛金章宗太和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遂攻西
夏大掠而還至是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
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

金史

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嘉定三年。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怒。遂與金絕。金主乃命平章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八月。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逃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金主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九斤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爲後繼。遣麾

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蒙古遊奔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尋降胡沙虎。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一月。金真以徒單鑑爲右丞相。胡沙虎爲右副元帥。鑑爲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將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鑑上言曰。自國家與鞑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

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
兵勢人畜財貨不至失亡參政梁鐘曰如此是自蹙
境也金主從鐘謀鑑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
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事誤事多矣可
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
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主乃大悔曰
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六年胡沙虎
殺金主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爲太師十月蒙古兵至
懷來金將朮虎高琪之敗績偃尸四十里高琪還兵
遂殺胡沙虎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

居庸則
古北不能

人以此知

治庸關係

入蒙古主乃留將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
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
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薄察軍合蒙古
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
排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
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
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
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
山東數千里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
堅守未能破嘉定七年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

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完顏承暉等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官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其復圖南。侵史天倪。進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遂遣明安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完顏素蘭以

爲不可。木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遷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寔在靈武，蓋將以係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歿，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歿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歿之。承暉遺表至。

汴、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灤，遣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貌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貌軍擊敗之。蒙古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去。蒙古克金潼關，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峭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

作人

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踰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水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十年。金李全降。宋襲金青莒州。蒙古主以木華黎經畧山南。建行省於燕雲。命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木華黎圍太原。環之。

數師金元帥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陷德升連車塞
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城破德升自縊而外叅政李
革等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革自殺節度使訛出虎
守汾州右監軍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十
二年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遂引兵次于滿城
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
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
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藜大呼入圍仙衆皆
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
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

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
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
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南掠金鼓城深澤
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
降附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翰林
丞旨徒單鎬等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
有守耳河朔州郡旣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
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
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
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卽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

蓋

八

卷之三

夷類

二

節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幸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宿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乃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滄州河間真定雄朔涿易太原平陽澤潞益都開府凡九宋遣使如蒙古通好十五年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熙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太不花屯

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蒙古鐵木真入西域滅回
回國十六年木華黎圍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
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
石天應焚浮橋而退阿魯帶棄河中燒民居官室尋
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
河之險我不得而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
不能成隨守隨陷木華黎自河中還至解州卒金主
詢卒子守緒立武仙叛蒙古據真定歸金宋理宗寶
慶二年蒙古圍李全于青州三年李全以青州降蒙
古蒙古滅夏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謂左右曰金

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後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初布智兒常從太祖征伐。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紹定元年。金哀宗正大五年。春三月。蒙古兵入太昌原。金平章政事合達以忠孝軍捉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蒙。

古主圍河中急金慶山奴棄京兆東還簽樞草火訛
可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
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
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限草火訛可猶
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二千奪
船走閩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六兒所
制有隙及改河中搃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
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
殺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
歷二年之久方入武林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

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
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畿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
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
自歸矣金主大息曰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
我何乃召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將入
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施
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
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接得木皆曰截江便
縱之渡則腹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
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進

至禹山分據地列勢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
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
分三隊而來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
却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
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
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
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侯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
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
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
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遮兩行省輜重而

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將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蒙古拖雷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合達蒲阿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無戰，是弱我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整營，蒙古不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

飲食且行且戰。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步持大鎗奮戰而歿。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

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我爲之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徒將斂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金主召兀典援，沐遂與潼關總帥合閔泰藍，總帥董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徙虜入陝，同華關鄉一帶軍糧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

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閬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大潰，兀典合閬從數百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城

中惟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百餘守禦而已留守
撤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歿已而元帥狂
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仲爲浙
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
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
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愁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
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爲四
以筒鞭發之又劍遊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
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監兵
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

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
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
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
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敗具沿壕立木棚
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平
章白撒以議和不釐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
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
失措但跪於道傍老幼遮擁蒙古兵并力進攻金龍
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
斤重其圖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破大磴或碌礮

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三十梢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於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官及芳華王溪所析。大木爲之。合枹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卽延燹。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雖凹而已。初白撒命築城外短牆。委曲隱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士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

宋宰相
無此

汴京之難
攻也野
乘之墜手
一

宄城由壕徑渡燒其炮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爲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彼俘者識者以爲宰相欲以紙爲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炮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所蕪圍半里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有客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

於是金主母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以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火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合喜以守城爲己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況以罷攻爲可賀耶？民間聞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曰：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大慟，至

開陽門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
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功賞豈在
戰士之下聞者皆灑泣金主入歸德遣奉御塔失不
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
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
穴及見滿官奴一軍號令明肅老幼婦女無復畏避
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
之費至數千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城堅守而
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敗時速不臺攻城日急
內外不通米升至銀貳兩殍死相望籍紳士女多行

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瀆克幾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費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呵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袖軍亦謂之死邪時兩宮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中及習捏阿不曰京城

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立麾其黨先殺習提，阿不
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眾皆稱
快，立遂勒兵入宮，立衛紹王太子從恪，命爲梁王，監
國。送欵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
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京，悉燒樓
櫺，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
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
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
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宮中，以腹心守之，限
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以

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
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速不臺殺二王及
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
欽之時初官奴毋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毋
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
木解信之還其毋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
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命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
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
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
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

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十七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強伸守中京，久之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卽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百騎追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於是虜

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拘頸南向，遂殺之。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剌勢益暴橫，拘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於是內侍局令宋珪等密謀討官奴，且圍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穎等州便宜，搃帥烏古論鑄餽米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

蔡官奴力陳不可至于扼腕頓足金主遂與珪等謀
召宰相議事而今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
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劍投城
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間變皆擐甲完出
請金主親撫慰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
側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
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明日至
亳州忽斜虎有文武林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
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幸奏鞞之志近侍久困睢
陽幸卽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

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萬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

宋元共政
金

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金主拜天子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旣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

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斬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御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妨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察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處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無相犯十二月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天如蜩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處

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將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侍潭爲固外接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琪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木耳決而注之酒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琪命竇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門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琪遣道士說止之金摠帥李术魯帥精銳五百人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甬

金之有
如此

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
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李朮魯僅以身免
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
浚壕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
自蔽忽斜虎捕三面精銳日夕戰禦宋端平元年春
正月庚子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唱之聲四望相接
城中饑窘嘆息而已辛丑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
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
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
斬敗軍全隊拘其肉爲糧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

軍啣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
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
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蒙古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
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
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完顏承麟時孟珙之帥向南
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
榮繼之萬衆就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
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
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
守門者乘城走門旣開孟珙招塔察兒之帥以入忽

亦有抱帝
涉江之處

宋亦下之

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
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
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
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
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
獨不能邪於是參政李朮魯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
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
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
可哀也已宜謚曰哀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與
火焚之奉御釋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兵入宮執

叅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二月，蒙古兵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五月，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端平元年，元滅金。初，宋與蒙古共破蔡州，于是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信陽、隨州、棗陽、光化、均州並益兵救勵。經理屯田于唐鄧州。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

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
鄭。清。之。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叅。
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
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
開。爨。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
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
饑。未。可。興。師。柱。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皆。不。聽。
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
尉。李。伯。淵。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
淵。等。以。書。諭。立。請。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

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省伯淵等乃約立視火立
從數騎往既還伯淵親近之舍卒中就馬上抱立立
顧曰汝欲殺我耶曰殺汝何傷卽出七百橫刺之立
隊馬歿乃泉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全子才次于汴
趙葵自滁州以淮西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
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
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葵催
益急乃檄鈴轄范用吉等提兵萬三千命徐敏子先
令西上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
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

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歿，遂皆引師南還。曹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會第萬，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

獨有人

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率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錦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平，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詈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潤端兵離。

奇

城都入文州知州劉鏡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鏡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俱歿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鏡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鏡及其二子自刎歿軍民同歿者數萬人十一月口温不花入淮西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韓遇和州爲淮西聲援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變易旗旌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壘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蒙古攻真州知州丘岳

部分嚴明守具周悉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其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兵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孟珙率師救却之遂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因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其壩路士皆奮躍效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

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蒞新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卽壩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鷹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呂文德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荆湖制置使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

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第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州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瑛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旣入蜀瑛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瑛兄璟時知峽川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堰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至淮上守將囚之以杜杲知建唐府蒙古攻瀘州孟瑛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

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
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姚樞
從忽必烈征大理。嘗遇夜飲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
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
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
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
完。忽必烈旣還京兆。以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蒙古
將張柔以連歲勒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州之
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
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旣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

三
能
用
滿
不
規
模

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毫而北，一自毫而南，置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三年，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侵。蒙古主歿于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存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羅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若干，征漁利之虐，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計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

功遠還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乃率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豚臙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蒙古陷臨江遂入瑞州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拔都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死者以軍出襲

終

以突魯定
御謀之計

拔都兒戰敗死焉。蒙古攻鄂州，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掉急流走鄂。以蒙古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大臣等謀立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諫罷兵從之。合台兵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江漢肅清，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初，霸突魯從忽必烈征伐，為先鋒。元帥忽必烈在潛邸，從容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

我欲勸主上駐驛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太王果欲經營天下。駐驛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憮然曰。非卿言。幾失之。會憲宗崩于蜀。阿里不哥構亂。和林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卽位。還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也。蒙古主召寶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奇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入。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

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矢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先是，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選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已而蒙古遣學士郝經來告卽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經至宿州，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蒙古遣人詣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二年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整隸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

可惜失此
異入又一
張并矣

大驚以爲唐李存孝率十八騎長濟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知瀘州軍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功輒掩而不自文德以俞興與整素有隙使興制置四川以圖整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部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主旣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爲齊郡王李壇攻益都入之

進陷淄州五月蒙古主命王哈必赤搃諸道兵擊壇
兵勢益張復命史天澤往天澤至濟南謂必赤曰壇
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
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
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
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
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
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勿悞也遂築長壘內
伏甲而外爲濠開東門以待夜浚濠加深廣壇不知
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壇退保城史

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來卽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緹城降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之也請遣以王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毋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物貨文德不許或謂文

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于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山。是敵有所守。以過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時守襄陽。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劉整又言于蒙古主曰。若得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

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
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
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
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
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
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盡鹿門爲一字城
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
意呂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因曰誤國家事者
我也疽發背卒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
庭芝爲荊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

行根

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
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闕事成
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卽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
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燕爲樂以取
旨未至爲辭冬十一月詔范文虎摠中外諸軍救襄
樊元將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
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圖而緩于攻者
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
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
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

以絕其東則庶幾楚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馬自是襄樊道絕。咸淳八年。至元九年正月。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實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卒草多鈎。致欲爲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

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
襄郢山西民兵之勇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
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
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歿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
去。毋敗吾事。漢水方生。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
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
勁弩。夜漏三刻起。礮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
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
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
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

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十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與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黠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入下，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

未知復不能斷。斬枚。憑迹。乃舉砲鼓。謀發。乘舟。夜順流。斷。紐。破。圍。冒。進。元。丘。皆。辟。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木。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筏。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貢。兵。以。爲。郅。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令。則。來。舟。皆。元。兵。也。蓋。郅。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鎗。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

殺元令降卒四人，昇貴屍至襄陽城下，日識矮張都，
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
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臨類纂